



1315257/160

33

[波]米·儒拉夫斯基 著

大西洋边的故事

百花文艺出版社

大西洋边的故事

〔波〕米·儒拉夫斯基 著

兹·沙塔洛娃 俄译

新 联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个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法国的一个小镇米桑。

贝尔纳和喀斯敦交上了朋友，这两个孩子一同在海边设钩钓鱼，但鱼总是被人偷去。后来他们终于发现了这个偷鱼的人。原来在一座破城堡里藏着一个前纳粹德国的士兵。他叫史密特，曾参与希特勒的侵略战争。大战末被俘后，又被法国特务骗到外籍军开赴越南，被越南人民军俘虏。在越南俘虏营中，他认清了是与非，知道了到底是谁要发动战争；认识了真理是在哪一方面。后来他回到了民主德国，在工厂中工作。但在一天下工后，当他送一个姑娘回西柏林时，又在西柏林被捕了，在被押至法国兰德斯军事法庭的途中，他跳车逃跑了，就躲在这个荒郊的破城堡里。工人的孩子喀斯敦和工人们，后来不顾法国警察的逮捕，把他救了出来。

МИ·ЖУЛАВСКИЙ

АТЛАНТИЧЕСКАЯ ПОВЕСТЬ

ДЕТГИЗ 1955

大西洋边的故事

(波)米·儒拉夫斯基 著

兹·沙塔洛娃 俄译

新 联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锦州道6号) 天津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01号

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 × 1198 1/32 印张 2 3/8 字数 47,000

1955年1月第1版 195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8,000

米罗斯拉夫·儒拉夫斯基（生于1913年）是国家奖金获得者，波兰名作家。

远在前，他就开始写作了。在战争期间，米罗斯拉夫·儒拉夫斯基积极地参加了反法西斯侵略的斗争，当时他是一家报社的战地记者，后来（从1945年起）在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做了许多年的外交工作。

1947年，他写的短篇小说集“最后的欧罗巴”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红河”当时也很著名。

米·儒拉夫斯基是争取和平的积极战士之一。“大西洋边的故事”，就是他以争取和平做题材，来为青年读者们写的。

作 者 的 話

1948年春季，我在法国西海岸住了一个时期。大西洋沿岸的美景以及它那些大森林和沙丘，使我很留恋，深刻地印在我的脑中。我爱上了这个地区的平凡而能干的樵夫、牧童、采松脂工人和锯木工人。他们住在森林里，依靠森林来生活。那时我并没有想到我会写一部关于这些人的中篇小说。我在这些沙丘间散过步，在树林里徘徊过，也到过以前是“大西洋要塞”的那些堡垒的废墟，这片废墟已经逐渐被风沙淹没了。这些画面一直隐藏在我记忆的深处，等待着适当的时机。

那时兰德^①是个宁静的地方。森林中居民的日常生活像河水似地流过。但当时法国已经走上了大西洋公约的危险道路。人民反抗新战争贩子们的政策的怨声，甚至在偏僻的森林里，也发出了回声。也就是在这个地方，产生了“大西洋边的故事”的第一颗种子。

假如当时关于和德国的关系问题不那样尖锐，可能这一颗种子便永远不会生芽。不仅是我国人民，就是全世界人民也有责任来解决这个问题，它使每一个正直的人都很激动。

^① 兰德是法国西南部的平原，位于大西洋比斯开湾的海岸上。



这一年的复活节假日是四月初开始的。这时，海洋虽然还是那样汹涌澎湃，可是在兰德已经有了春天的气息了。

绵亘在法国西海岸的森林，好像从冬天的睡梦中醒来在阳光下伸着懒腰。每天早晨，被一阵阵海风卷到天上去的花粉，看上去仿佛是一片黄色的云。接着，这些花粉又落下来了，它们落在树上、森林里的道路上、沙丘上和疏疏落落的村庄上。这些金黄色的花粉在空中飞扬，改变了春天的天空的颜色；它们遮住太阳，把树梢也染成了浅黄色，好像在那上面涂了一层蜂蜜似的。

千百万棵松树正在抽出新芽。森林里空地上的茂密的紫丁香都开了，伐木工人的小院子里也铺满了玉兰花。木栓櫟树干也裂了皮儿。人们割开了松树的皮，挂上了一个小瓦罐，一滴滴的松脂油就流到这个小瓦罐里。白天很热，但是一到晚上就逐渐凉爽起

来，这时隱隱約約地可以听到大沙丘上飞沙的歌声……

大約在波都到比阿利夸的中途，兰德地区的正中心，在岸边的一些湖沼和沙丘中間，有一个林間小村子米米桑，有几十所建筑在沙地上的房屋。在米米桑村子里除了一所古老坍塌的教堂，和一座紀念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陣亡战士的紀念碑以外，再也沒有什么名胜古迹了。离岸边不远聳立着一个不太大的松脂加工厂。米米桑的人口頂多不过五百人，差不多所有的成年人都在这个工厂里工作。

再往西走六公里，在大洋边的沙丘上，有一块极小的避暑地——米米桑海滨浴場。夏天这里住滿了旅客，可是早春时节这里总是刮着大风，十分荒凉。大洋的巨浪一直冲到沙丘那里，把浴場淹沒了，这些沙丘倒成了阻挡潮水的一道天然的防綫。在这个季节里，太阳、海风和大西洋的波浪統治着整个海滨浴場。

复活节的假日里，貝尔納·奧利威随着父亲和母亲来到了米米桑海滨浴場。他已經滿十三岁了，在波都的中学里讀書。貝尔納的父亲是波都市的著名医生，在米米桑海滨浴場有一所小別墅。波都的有錢人都习惯到阿尔加松去休息，但是奧利威医生和他們不同，他喜欢米米桑浴場，照例总是要在这里度过他的星期六和星期日的。他特別喜欢那一望无际的海洋，洶涌澎湃的波浪和笔直的海岸綫。在整个銀色的海岸（人們把法国西部的海岸又叫做銀色的海岸）上都很难找到比米米桑浴場更辽阔的大洋面、更大的浪和更直的海岸綫了。奧利威医生常常一連好几个小时坐在沙丘上，注視着海洋，倾听着漲潮和退潮的水声。可是貝尔納的母

亲奥利威夫人却不喜欢这个海洋，因为从那里吹来的海风使她得了头痛的病。不过她已经习惯于顺从她丈夫的爱好，到地中海去旅行的念头，她连想都没想过，虽然那里春天不刮风，她不会遭到头痛的痛苦。

貝尔納想像不出有比米米桑浴場更美妙的地方了。他常常和父母亲在这里度过他的假期。春天的时候米米桑浴場里是沒有人的。松林中一所所洁淨的小房的門窗都紧紧关着。經常住在別墅区的有限几戶人家也都到市内的亲友家里去过复活节去了，临走时他們謹慎地把百叶窗放下来，免得被太阳晒坏家具。因此奥利威一家人总是在小家庭里靜靜地度过他們的复活节。貝尔納常常同他父母在浴場的沙滩上散步。当时，浴場上还看不見夏季避风用的那些五光十色的麻布棚。貝尔納在这里感到有些无聊，因为他既不能在海水里洗个澡，又不能用漁枪来猎取鯊魚。他宁願到树林里去玩，在那兒至少还可以想像自己是一个印第安人，用弓箭来射那些松树墩子。

貝尔納很爱自己的父母，每次当他們帶他到米米桑浴場来的时候，他都非常高兴。可是同时也深深地感到缺乏伙伴的苦惱；像他这样大的孩子，要是沒有伙伴那还有什么名符其实的假期和节日，有什么真正的快乐呢。要知道他很难要求他父亲——一个大肚皮、戴眼鏡、爱摆架子的先生——装作阿拉伯騎士的样子在沙丘上乱跑，或者假装是紅种人蹣手蹣脚地从这棵松树钻到另外一棵松树后面去。媽媽虽然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但是难道还能要求她也像貝尔納一样，在树枝搭成的窩棚里，在落叶上躺好几个小

时吗！貝尔納也試驗过一个人这样玩，但是玩一会儿就膩了。因为玩也跟談話一样，需要有同伴。所以，貝尔納尽管有了一张弓和一支气枪，但还是感到寂寞。

午飯后，奧利威医生总是直挺挺地躺在凉亭里的小臥榻上休息，奧利威夫人拿着自己的毛綫活兒坐在旁边的沙发椅上。奧利威医生很快地就睡着了，而且一睡就是一个半小时左右。这时奧利威太太打着毛衣，偶尔用关怀的眼光看看自己的丈夫。

对貝尔納來說，这是一天当中最无聊的时刻了，他围着房子繞了个弯，在被太阳晒着没人走的沙土道上跑了跑；又用石头子打跑了在晒太阳的猫，他簡直不知道干什么才好。最后，他想像自己是个印第安人，悄悄地走到凉亭旁边，注視着金黄色的松树花粉怎样落到睡熟着的父亲的秃头顶上、地板上、家具上和皮鞋上。到处都是这种花粉，它們在空中飞揚，甚至钻过了关闭着的百叶窗。在这些春暖花开的日子里，四周的一切都是黄澄澄的。一到晚上，因为风向变了，从陆地吹向海洋的风把这些黄色的花粉刮到海面上去，連波浪都变成黄色的了。

一天下午，太阳晒得正强烈的时候，貝尔納从家里溜出来，跑到浴場去，这时正退潮，他觉得浴場的面积仿佛比任何时候都大得多、寬得多。大洋在远处呼嘯着；白色的浪花在阳光下閃爍着向地平綫拥去，仿佛用白色的油脂在天边上画了一道道层次分明的条纹。

在海边上沒有比退潮更有趣的了，你可以在那一分钟以前还是海底的沙滩上远远地走出去，寻找海虾，拾貝壳，或是追赶那些

行动笨拙、正在逃跑的螃蟹。

貝尔納跟着退去的潮水往下跑。虽然脚下的沙土越来越湿，越来越粘，但当时若不是被一个什么东西絆了一下，摔了一大跤的話；沒問題，他是能追上潮水的。就在他的脸碰到沙土的一刹那間，他清清楚楚地听到有一个很沉重的东西，啪地落到他身旁。貝尔納抹掉了脸上的沙土，抬起头来。他的目光接触到一双冷冰冰的可怕的眼睛。他大吃一惊，头髮都竖了起来。原来离他脸只有两步远的湿沙土上伏着一只章鱼，它用难看的触鬚支撑着，好像蹲着一样。貝尔納尖叫了一声，这只头上带腿的怪物好像准备跳起来似地紧縮起来。

“不要怕，它不咬人。”



貝爾納回頭看了看。在他旁邊站着個比他稍微大一些的男孩子，手里提着一個裝得滿滿的袋子。貝爾納急忙跳起來，他的臉紅得像罌粟花一樣。

男孩子走到章魚跟前，熟練地抓住它的身体，從它嘴里把釣鉤摘了下來。這時貝爾納才看清楚，原來章魚是被系在釣絲上的釣鉤鉤住了，釣絲的另一頭拴在釘在海灘的一根木樑子上。

“吓坏了吧？”男孩子說，“你跑得太快了，被釣絲絆了一跤。這個上了鉤的章魚，也被你帶起來了。看着真可笑：好像章魚在后面跳着要追你似的……你別怕，它們是不會傷害人的。章魚的樣子雖然難看，但是很好吃。”

“你在这儿干什么，是在捉章魚嗎？”貝爾納問道，他已經不像剛才那樣羞愧了。

“是呀！我現在就是要把有鉤的釣絲綁在木樑上，然後在釣鉤上裝上魚餌。潮水一來，章魚和鱈魚一定會回到這裡，在岸邊找食物。退潮的時候，我再來看看釣着了什麼。”

貝爾納仔細地看了看這個小孩。他比貝爾納高，力氣似乎也比他大；看樣子約莫比貝爾納大兩歲，穿着一條絨褲和一件很髒的帶條紋的絨絨衣。從舊便帽下面露出一綹綹好久沒有梳過的頭髮。

貝爾納目不轉睛地瞧着還在孩子手里拿着的釣魚鉤，

“你裝的是什麼魚餌？”

孩子把手伸進袋子里去，說：

“鱈魚頭。看見了嗎？”

他从袋子里拿出一个鲑鱼头。装在钩儿上。然后小心翼翼地
把钓丝向海水的方向摆好。贝尔纳发现他的袋子里装得满满的。

“你今天钓着了什么吗？”

“两只章鱼和三条鲑鱼。今天钓着的东西不少哇！现在是
最低潮，涨潮的时候，钓钩会向海里漂得很远。咱们一块来装新
鱼饵好吗？……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贝尔纳，你呢？”

“我叫喀斯敦。当心！别把钓丝弄乱了。”

喀斯敦走了几步，从沙子上拾起一个空的钓钩说：

“看见了没？真坏，把鱼饵吃了！你知道，有时会遇上一些
投机份的鱼儿，它们能不碰钓钩把鱼饵从钩子上揪下来，吃掉。”

他看了看离他们不远的海水。

“你瞧！我们得把木橛挪到离岸远一点 离水近一点的地方
去。今天潮水会退得更远。你来帮帮我的忙，好吗？”

两个人干活儿总比一个人要快得多。他们刚刚钉完了最后一
个木橛，忽然一个大浪溅起来，差一点打在他们的腰上。喀斯敦
好像听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笑话似地大笑起来。

“跑吧，涨潮了！”

大浪吼叫着又回来了。贝尔纳和喀斯敦拼命地跑。他们跑到
潮水打不到的沙滩上，在一个高高的沙丘上坐下来，看着滚滚而
来的潮水。

“咱们的鱼钩已经在海里了！”贝尔纳叫道。他瞧了喀斯敦
一眼，不好意思地更正说：“你的鱼钩。”

“魚鈎以后算是我們倆人的，”喀斯敦不同意地說，“咱們以后一塊兒把魚鈎放下去。不过釣着的东西都得归我。”他郑重其事地看着貝尔納。“我得把釣着的东西全都交給我伯母，而且少了还不行。你明白嗎？……”

“那么說，你不是跟你的爸爸媽媽住在一起了？”貝尔納問。喀斯敦皺起眉頭說：

“不，我不是跟爸爸媽媽住在一起。我住在伯父家里，他是一个采松脂的工人。”

“我每年放假的时候都到这儿来。奇怪，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呢？”

喀斯敦的眉头皱得更厉害了，开始用一根树枝在沙子上挖窟窿。

“今年年初我才搬到米米桑的。”

“那你以前在哪儿住呢？”

“孟·地·瑪尔珊。”

“也是住在伯父家嗎？”

喀斯敦把树枝一扔，忽然站了起来。

“不，和爸爸媽媽住在一起……你还不回家嗎？要挨罵的。”他的語气很急躁，几乎有点粗暴了。貝尔納觉得很难堪。

“不要紧，我是不会挨罵的。”貝尔納迟疑地說。“我不明白，你为什么生起气来了？”

喀斯敦把头轉过去，假装看着大海。显然，他也有些不自在了。

“你怎么說我生气呢？我还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到家里，明天一亮又得到这儿来，老天爷是不会替我来看管这些釣魚鈎的！你以为这有意思的嗎？”

貝尔納沒有作声，仿佛是在想些什么。

“听我說，”最后他說道，“假如你願意的話，明天早上我来替你看看这些魚鈎，好嗎？我家离这儿不远。”

喀斯敦用不信任的目光瞧了瞧他，

“早上来还不行，天一亮就得来。早晨四点钟左右就要退潮了。你会睡过时的。”

“我不会睡过时的！”

“反正你也办不了，因为你看見章魚就害怕。”

貝尔納的脸有点紅，

“別耽心，我办得了。我知道應該怎么做。我并不怕章魚，刚才因为太突然了，所以吓了一跳，在卜列达尼的时候，我还用手捉过章魚呢……”

“你上哪兒去找魚头作魚餌呢？”

貝尔納很窘地瞧着喀斯敦。

“怎么样！办不了啦！”喀斯敦得意地說。

但是貝尔納忽然跳起来，拍着手說：

“有了！”

“有什么了？”

“鯖魚头呀！我家今天晚飯吃鯖魚。我早晨看見他們把鯖魚送到厨房里去。”



“那又怎么样呢？”

“什么怎么样？我不会把那些鱼头揪下来吗？”

喀斯敦耸了耸肩膀：

“难道你要从煎熟的鲭鱼身上把头揪下来，对吗？可是用牛油煎过的鱼头，章鱼和鳐鱼是不吃的。”

“那我就在煎以前把鱼头揪下来！”

“他们不会让你这样做的。鲭鱼都是带着鱼头煎的。”

“一定让，你不了解我家里那些大人的脾气。”

喀斯敦考虑了一会儿，不住地看着贝尔纳。

“听着，”最后他说，“万一你把这件事搞糟了，没有把钓着的东西取下来，也不装上新鲜的鱼饵，那么因为你，我回家就要挨骂了。和我祖母是不能开玩笑的。”

“我可以保证，决不骗你。你晚点来好啦，吃完早饭来都可以。”

“可得注意！你若是来晚了，钓鱼钩上可就什么也没有啦。海鸟会替你把鱼儿叼走的。你能保证吗？”

“能保证！”

“那记住。也就是这一回了。以后退潮的时间一天比一天晚

的。”

他望了望海面。浪头越打越近了。

“几点钟了？”

貝尔納看了看手表：

“四点半。”

“嘿，你这只表真漂亮，带秒针吗？”

“带秒针。你看。”

“唔……我得走了。我得走一个钟头才能到家。”

“明天见吧！”

“明天见！可别骗我呀！”

喀斯敦背着袋子，顺着往米米桑的路走去了。貝尔納穿过浴場也跑回家去了。

奥利威医生早就醒了，站在凉亭里向四面张望，找他的兒子。

“我亲爱的，”医生对妻子说，“我再跟你說一遍：孩子現在老躲着我們往外溜。他开始走他自己的路了。这样不成，我們对他一定还要严厉一些。”

奥利威夫人态度温和地反駁他。这时她那治不好的头痛病又犯了。

“唉呀，算了吧，亲爱的。我們的孩子是个好孩子，而且和我們也很亲近。我甚至认为他有些缺乏独立性。他需要有一伙和他一样大的小孩子跟他一块玩。”

奥利威医生把眉头一皱：

“困难就在这里。在这兒，我上哪給他找一般大的小孩来做他合适的朋友呀？你也知道，防止这种年龄的孩子受到坏朋友的影响，是多么难呀。在这里能和他一起玩的只有伐木工人和采松脂工人的小孩。不过，应当承认，無論是你或是他都不会願意交这种朋友吧！”

貝尔納和平常一样，学印第安人的样子，偷偷爬到凉亭旁边，他父亲的話他全听见了，后来他繞到房子后面，从窗户爬进了厨房。木盆里放着晚飯用的魚。貝尔納拿起菜刀，把所有的鯖魚头都切了下来。他犹豫了一下，又拿了几条新鮮的沙丁魚。他把这些东西都装在一个旧綫兜里，藏到花园亭子里的木凳下面，然后急急忙忙地走进凉亭，吻过了他的母亲，为了不让他爸爸媽媽有发問的机会，他开始大声地滔滔讲着，他到浴場去过；涨潮的声势怎样浩大；海是怎样辽阔；一切又是怎样的美妙。

貝尔納本来打算誠实地告訴他爸爸媽媽，他和住在米米桑的一个小孩做了朋友，并且答应了那个小孩明天早晨去替他照看釣鈎。但是他偷听了父亲的話以后，耽心爸爸媽媽会认为喀斯敦不适合于做他的朋友，所以就改变了主意。一个人說了一次謊，就会說第二次，做了一件錯事，也就容易去作第二件。貝尔納本来可以找女厨師要些魚头作餌食，但是当时既然决定不說实話，那他就只好去偷了。

作了坏事，不管动机是怎样的純正，良心上总是不安的，所以貝尔納吃晚飯的时候，就好像坐在針毡上一样，他父亲一看他，他就觉得脸上发烧，他吃得很少，神气也不对头，所以他母亲叫